

# 蛻變：台灣少年小說的旅遊敘事

林淑慧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教授

## 中文摘要

台灣少年小說涉及文化議題，其中旅遊小說的人物藉由旅遊與冒險，逐漸建構自我身分認同，兼具成長主題意涵。本文以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的「英雄之旅」作為理論框架，坎伯認為英雄之旅敘事具有出發、啟蒙和回歸結構。踏上旅程是尋找和實現自我的過程，反映個別文化的集體意識和思維原型。離開穩定的日常，出發去尋找原來生活中困惑的解答，過程中獲得啟發，最終帶著更成熟的身心回歸社會，開始新的生活。本文以三部少年小說，探討文本所描繪主角於陸地或海洋的移動經驗，並分析旅程與身分認同變化的關係。旅程中少年主角遭遇多重劫難，在智慧老人的引導及夥伴的互相鼓勵下，終於回歸家園而告別「故我」，完成英雄旅程。張友漁（1964-）的《阿國在蘇花公路上騎單車》、廖大魚（1965-）的《一個人的單車旅行》藉由少年騎乘單車旅遊所建構的地方感，思索個人身分認同的命題。黃郁文（1930-）的《海洋少年》以海龜作為敘事的主角，描繪海洋遠遊的情節，呼應環境生態議題，並以此建構主角的認同感。分別從啟程的召喚與移動路線、試煉與啟蒙、回歸的蛻變意義等三層面，詮釋台灣少年小說的旅遊敘事。少年小說兼具教育功能，涉及如何看待自我，提供讀者理解自己與世界之間的關係。

關鍵詞：台灣少年小說、旅遊敘事、英雄之旅、啟蒙、成長小說

# **Transformation: Travel Narratives in Taiwanese Juvenile Fictions**

Lin, Shu-Hu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Abstract**

Taiwanese juvenile fictions deal with cultural issues, and the characters in travel fictions gradually construct their identities through travel and adventure, emerging as a theme of growth. In this paper, I use Joseph Campbell's "The Hero's Journey" a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Campbell argues that the hero's journey narrative used to have a structure of departure, initiation, and return. Embarking on a journey is a process of searching for and realizing oneself. Abandoning the stability of everyday life, one sets out to find answers to the puzzles of life, gaining inspiration in the process, and ultimately returning to society with more soun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o start a new life. Using three Taiwanese juvenile fiction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xperiences of the protagonists during their travel across land and sea,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journey and changes in identity. In the course of the journey, the protagonist encounters multiple disasters, but with the guidance of the wise old men and the warm encouragements of their companions, they finally return home and bids

farewell to their “old selves”, eventually completing their heroic journey. *Ah Guo's Cycling on the Suva Road* by Zhang You-Yu (1964-), and Liao Da-Yu (1965-), *The Solo Cycling Trip* contemplate the proposition of personal identity through the sense of place constructed by a teenager traveling on a bicycle. Huang Yu-Wen (1930-), *Ocean Youngster* uses sea turtles as the main characters in the story, depicting traveling across the ocean, echoing the theme of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issues, and constructing a sense of identity for the protagonists in this way. The travel narrative of Taiwan's juvenile fictions is interpreted in terms of three levels: the call to departure and the route of movement, the trial and initiation, and the meaning of the metamorphosis of return. Juvenile fictions also serve the purpose of an educational function, dealing with the view of oneself and providing readers with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eself and the outside world.

**Key words:** Taiwan juvenile fiction, travel narrative, hero's journey, initiation, Bildungsroman

# 蛻變：台灣少年小說的旅遊敘事

## 一、前言

台灣少年小說具敘事的特質，此文類不僅創作日漸蓬勃，質量可觀；又因涉及過渡儀式的多元化主題，為值得學界持續開拓的學術領域。文學教育與人類的成長歷程相關聯，例如少年邁入形式運思期，認知發展逐漸以抽象思維理解文本的內容，閱讀描繪現實社會的少年小說，學習面對倫理道德情境。此年齡層讀者群的青春期第二性徵及身心特徵，正處於「人生的狂飆期」。少年階段的心理特徵是對父母的依賴降低，要求更多的自主空間，若考量少年的閱讀心理歷程，故事的情節編排宜引起閱讀慾望，或關於文本角色如何因應困難與衝突。少年小說創作者須關注讀者群的語言文字理解能力，作品的主題涉及如何面對自我、家庭、社會、國家與世界，並藉此引發讀者思考如何處理複雜的問題。於心理療效功能層面，則因少年對小說人物的移情而產生影響，在真實生活中學習自我探索，蘊含成長教育的作用。

羅貝塔·崔蒂斯·西林傑（Roberta Seelinger Trites）爬梳學術期刊 *Children's Literature* 自 1972 年刊登兒童文學研究的成果，回顧與展望兒童文學的研究途徑。研究者從著重鑑賞力、美學和意識，到運用批判理論詮釋兒童文學作品，諸如結構主義、後結構乃至性別理論等。千禧年以降，兒童文學研究界進入理論爆炸時代，舉凡生命政治、媒體研究等，多成為兒童文學批評的方法<sup>1</sup>。其中歷年來兒童文學研究領域藉由各種理論的應用，促使兒童文學研究具深度與廣度的積

---

<sup>1</sup> Trites, Roberta Seelinger, "Mentalités of Theory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1972-2022", *Children's Literature*, vol.50 (2022), pp. 49-62.

累。少年小說為廣義兒童文學的一個文類，回顧台灣少年小說的相關研究專著，如張子樟《閱讀與觀察：青少年文學的檢視》匯集青少年文學發展與創作的觀察及研究的省思，以特殊角度切入人與書的互動，談論每本書的外延及內涵<sup>2</sup>。吳玫瑛《主體、性別、地方論述與（後）現代童年想像：戰後台灣少年小說專論》以思考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分析少年小說，聚焦於小說文本中的兒少主體型構，以及所關涉的性別、童年純真、地方認同與（後）現代童年論述等現當代文學及文化研究關注的課題。藉由理論的導引，探索、開拓並深化台灣少年小說的多元視角與文本內涵<sup>3</sup>。許建崑《自覺、探索與開拓：少年小說論集》觀察少年小說發展、文學獎及選集的編纂，探討小說題材、創作歷程與作品特質<sup>4</sup>。諸多前行研究的耕耘，涵括文本分析及相關理論，亦著重少年小說史的脈絡。

台灣當代少年小說創作題材漸趨多元，呈現多音交響的現象。本文擇選張友漁《阿國在蘇花公路上騎單車》（2004）、廖大魚《一個人的單車旅行》（2018）、黃郁文《海洋少年》（2018）作為研究素材。三位作者創作資歷最深為黃郁文（1930-），出生於新北市金瓜石五號寮，幼年養病之際，得助於父母的啟發而養成閱讀與想像能力。父親因受日本特務監視而決定搬家，黃郁文十二歲時隨家人移居花蓮。1960年起即開始在《國語日報》兒童版、少年版連載作品，多次榮獲教育部兒童文學獎。曾任花蓮縣平和國小等校校長，在校長任內鼓勵兒童寫作不遺餘力，並將兒童的創作結集出版為《春天》數冊。長期投入兒童文學創作，黃校長作品類型多元化，創作少年小說、童詩與童話等。退休後寫作、翻譯成果，以自然科學讀物為主。代表性少年小說如：《吉蘭島》上下冊（1984）的背景是在台灣東部海岸，位於花蓮的秀姑巒溪出海口大港口部落的場景<sup>5</sup>。《雪地和雪妮》（1990）收錄於《中華兒童叢書》文學類，作者到日本近畿奈良縣吉野山獲靈感。

<sup>2</sup> 張子樟，《閱讀與觀察：青少年文學的檢視》（台北：萬卷樓，2005年），頁1-2。張子樟，〈論少年小說的欣賞作用——以「洪建全兒童文學創作獎」得獎作品為例〉，《兒童文學學刊》第6期（上）（2001年11月），頁6-21。

<sup>3</sup> 吳玫瑛，《主體、性別、地方論述與（後）現代童年想像：戰後台灣少年小說專論》（台南：成大出版社，2017年），頁5-10。

<sup>4</sup> 許建崑，《自覺、探索與開拓：少年小說論集》（台北：萬卷樓，2016年），頁2-3。

<sup>5</sup> 黃郁文校長退休後擔任小學自然科學教科書編輯，仍不斷於報紙刊物連載創作，為出版社翻譯作品。

此部以白狗和白鴨為主角的小說，發揮與生俱來的才能與稟賦，朋友之間互相切磋觀摩，並欣賞彼此的優點。《海洋少年》則為彙整黃校長早期以動物為角色的多篇創作，國立臺灣文學館於 2018 年集結出版。另一位作者張友漁（1964-），本名張淑美，出生於花蓮縣玉里鎮。曾榮獲金鼎獎、台灣省教育廳兒童文學創作獎、行政院新聞局優良電影劇本獎、電視金鐘獎最佳編劇獎、高雄市文藝獎兒童文學類最優創作獎、台北國際書展兒童及青少年獎等多項獎座。張友漁長期創作少年小說、童話、散文、劇本及繪本，題材多元。少年小說代表作如《我的爸爸是流氓》（1998）、《砲來了，金門快跑》（2005）、《小頭目優瑪》系列小說五冊（2005）、《西貢小子》（2009）、《悶蛋小鎮》（2013）等。多次於作品序言中提及對於兒童、少年讀者處境的關注，以及對於原住民、新住民等族群議題，或認同、性別、歷史的詮釋等主題<sup>6</sup>。廖大魚（1965-），本名廖志堅，出生於南投，東海大學景觀學系畢業，美國科羅拉多大學丹佛分校景觀建築研究所碩士。1987 年以《深藍色海洋》獲時報文學獎附設張系國科幻小說首獎，早年曾創作《焚影記》（1996）、《虹彩妹妹》（1998），專職為建築師事務所規劃設計師。女兒出生後投入少年小說創作，作品多樣化，如《油桐花下的精靈》（2004）、《邪小刀的綠色眼淚》（2009）、《我的隱身同學》（2024）等。2005 年出版文字與漫畫交錯呈現的《乖乖向前衝》（2005），此部作品由《一個人的單車旅行》少年小說初稿中的部分場景改編而成。2018 年重新出版的《一個人的單車旅行》入選為「2018 年德國法蘭克福書展（Frankfurt Book Fair）」及「2018 年墨西哥瓜達拉哈拉書展（Guadalajara International Book Fair）的台灣館主題書區」，也入選臺南市立圖書館「2018 年優質本土兒童文學書籍」<sup>7</sup>。曾獲 104 年優良電影劇本獎、「拍台北」電影劇本獎、台北兒童藝術節兒童戲劇創作、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入選

<sup>6</sup> 張友漁出版多部各具風格的作品如：《再見吧！橄欖樹》（2012）、《悶蛋小鎮》（2013）、《今天好嗎？公主殿下》（2014）、《壞學姊》（2017）、《我的同學是一隻熊》（2021）等，及優良劇本獎《誰在橋上寫字》（2000）等。

<sup>7</sup> 廖大魚的作品，如《我愛小變人》（2006）、《歐麥加的狗日子》（2006）、《邪小刀的綠色眼淚》（2009）、《幻想少女 101》（2011）、《一個人的單車旅行》（2018）、《我的隱身同學》（2024）等書，劇本則有《宅星 one》（2015）。

好書大家讀等獎項。創作理念多以同理心，使讀者走出心中陰霾，勇於面對問題，體會成長的深層意義。

以兒童文學的分類而言，賦予動物如人一般的言談能力之敘事，有些類似現代童話，有些則為少年小說。《海洋少年》集結黃郁文多篇作品，其中有短篇童話，亦有具物種與物種互動關係的情節結構，並傳達生態理念的少年「動物小說」。動物小說提供獨特的管道，使讀者理解到人類對於動物的想像，並使讀者了解人類對於動物的想像如何影響人類與自然生態相處的模式。黃宗慧與黃宗潔研究動物小說蘊含從動物角度揣想其心靈，企圖以「反人類中心」的角度與動物溝通與聆聽聲音，以使動物為自己發聲。甚至期望透過被動物看到來看見自己的迂迴路徑，以破除人類中心幻覺的方式，提供動物福利運動策略的貢獻<sup>8</sup>。動物小說中的動物通常具有情性、思考方式以及互動模式，作家期望藉此引導讀者關懷自然生態。之所以流露此種自然意識，肇因於人類對於自然生態受破壞的反思，而思考如何在文學作品中培養少年生態倫理的思維。這三本少年小說的情節於移動過程中反思自我認同的命題，一方面闡釋作者對土地及海洋環境的關懷；另一方面亦藉單車旅遊與海龜的壯遊，隱含旅遊敘事與成長儀式的關聯。三部作品的情節符合少年小說關注的核心議題：主角主體性的發展建構與自我實踐過程<sup>9</sup>。這些文本預設少年讀者，並著重心理變化、自我認同等議題，兼具成長小說的元素。

本文參照美國神話學家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 1904-1987）《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1949）思索小說情節安排的寫作策略，作為詮釋文本的理論框架，以分析少年小說身分認同的主題。《千面英雄》歸納許多故事的敘述方式，依循古代神話的模式：一個英雄從平凡世界進入冒險世界，得到神話般的力量，並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後，帶著某種能力從這個神秘的冒險中

<sup>8</sup> 黃宗慧探討《野狗之丘》時亦注意到劉克襄（1957-）寫作「動物小說」是為了「呈現個人自然生態思維和生活態度」，並且結合主觀的文學揣想與客觀的生態觀察。黃宗慧，〈劉克襄《野狗之丘》的動保意義初探：以德希達之動物觀為參照起點〉，《中外文學》37卷1期（2008年3月），頁81。黃宗潔探討劉克襄的動物小說時，則認為這類小說呈現出劉克襄看待人—動物、人—自然之間互動的觀點。黃宗潔，〈劉克襄動物小說中的自然觀〉，《東華漢學》第10期（2009年12月），頁286-287。

<sup>9</sup> 羅詩雲，〈青春的創傷與修復——論陳蕙貞《漂浪的小羊》與文心《泥路》的戰爭記憶與成長敘事〉，《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36期（2023年4月），頁175-177、179-211。

回來，和他的同胞共享利益。故事敘事模式主要分成三大部分：分離或啟程、啟蒙之試煉，回歸社會並與之重新結合<sup>10</sup>。此著作在差異之中整理出神話學解釋的規則，汲取前人研究且應用榮格（Carl Jung）心理學「集體潛意識」的立論。神話學認為神話產生之處，其實就是人類自身；唯一能更新的力量，就在人類的內心。人類學家重視儀式的社會功能，坎伯更專注在個人內省的層面，英雄的旅程為個人在潛意識中的探索與溝通的隱喻。《千面英雄》將英雄的歷險整理分成三個階段與細分步驟，提供故事分類學及創作者的參考模式。

「英雄旅程」雖原為神話學、民間文學研究領域，然而，《千面英雄》整理英雄歷險三階段「啟程→啟蒙→回歸」的模式，亦見於應用在小說研究的成果。如 Sharon Black 以《哈利波特》（*Harry Potter*）為研究素材，應用坎伯在分析世界各地神話、民間故事和童話中英雄的常見模式，探討哈利波特從身處黑暗之中而到學校或特殊環境，認識到自己非凡的能力。如此以小說連結傳統英雄的發展，使少年掌握意義與勝利的希望<sup>11</sup>。賴玉釵亦以《哈利波特》為跨媒介敘事的案例，主角接受呼召、踏入第二世界、面臨險境、克服挑戰，最終回歸自然。小說原較少涉及黑暗面，貼近童話類型、正邪對立公式；隨閱聽人年齡漸長，逐步融入人性複雜層面，深化多面「英雄成長旅程」<sup>12</sup>。又如 Liam Butchart 提及兒童文學和神話的聯繫，透過審視受神話啟發、強調成長和成熟過程的文學，能更了解孩子的過去以及我們的童年。引用榮格認為心理發展是透過個體化過程發生的，最終產生一個完整的個體。這一段旅程，因為正在發展的人成為他們自己內心戲劇中的英雄，小說透過線性推進，比《英雄之旅》所提及的神話包含更多的內容、對話、情節、意象與主題發展<sup>13</sup>。Ankit Raj 與 Nagendra Kumar 試圖自非線性結構中解構出潛在的探險敘事，以坎伯英雄之旅重新解讀小說《第五號屠宰場》

<sup>10</sup> Campbell, Joseph,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33-36.

<sup>11</sup> Black, Sharon, "The Magic of Harry Potter: Symbols and Heroes of Fantasy",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ducation*, vol.34 (2003), pp.237-347.

<sup>12</sup> 賴玉釵，〈奇幻經典之跨媒介網絡建構及敘事策略初探：以《哈利波特》故事網絡為例〉，《新聞學研究》第137期（2018年10月），頁133-183。

<sup>13</sup> Raj, Ankit, and Nagendra Kumar, "The Hero at a Thousand Places: Kurt Vonnegut's *Slaughterhouse-Five* as Anti-Monomyth", *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vol.62, no.2 (2021), pp. 239-252.

(*Slaughterhouse-Five*, 1969)，主角選擇依賴宿命論解釋與逃避人類的悲劇，而不是像傳統的英雄一樣，帶著改變社會或拯救他人的決心回歸現實世界<sup>14</sup>。這些研究成果涉及敘事中人物成長所含現實生活中生命情境的隱喻，提供《千面英雄》作為研究少年小說理論框架的參考。本文擇選張友漁《阿國在蘇花公路上騎單車》、廖大魚《一個人的單車旅行》藉由騎乘人物單車移動的經驗；至於《海洋少年》則以綠蠨龜為主角，描述海龜月滿與旺來的出生及冒險故事。擬應用英雄之旅的結構，問題意識包括：如何面對歷險的召喚或如何跨越第一道門檻啟程？歷經哪些試煉及面臨哪些救援？歸返蘊含哪些旅遊敘事成長的主題？分別從啟程的召喚與移動路線、試煉與啟蒙、回歸的蛻變意義等三層面，詮釋台灣少年小說的旅遊敘事與成長主題的關聯。

## 二、啟程的召喚與移動路線

「旅遊」(travel)與「旅行」相通，與「大眾觀光」(mass tourism)有別；然而，語言為約定俗成，如今泛以旅行社、旅行團與觀光產業混稱<sup>15</sup>。大眾觀光產業與餐飲管理等經濟層面相關，觀光客的凝視涉及收集符號的過程，亦須檢視與社會文化變遷及權力的關係<sup>16</sup>。廣義的「旅遊」為跨越時空的移動，以及離開家園的體驗。「敘事」是陳述事件並賦予情節，使獨立的事件聯繫成具意義的整體。「旅遊」與「敘事」的連結，著重如何編織、重組旅遊記憶，並思索自我身分認同及未來的實踐。旅遊敘事賦予記憶主動性的能量，藉由在現場的體驗與同理，引發記憶與當下及未來的連結，並提供探索旅遊意義的契機<sup>17</sup>。因本論文聚焦於

<sup>14</sup> Butchart, Liam, “‘What Man Am I?’ The Hero’s Journey, the Beginning of Individuation, and *Taran Wanderer*”, *Mythlore*, vol.38, no.1 (2019), pp. 199-218.

<sup>15</sup> 《論語·里仁》：「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卷四〉，收於阮元審定，《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卷十三》（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頁38。《墨子·貴義》：「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墨翟，〈《墨子》卷十二〉，收於張元濟主編，《四部叢刊初編》414冊（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年），頁4。古籍多處的「遊」泛指廣義的「旅遊」之義。

<sup>16</sup> 觀光凝視是觀光客帶著慾望消費觀光景點的符碼，凝視通常經由符號建構。約翰·厄里(John Urry)、約拿斯·拉森(Jonas Larsen)著，黃宛瑜譯，《觀光客的凝視 3.0》，（台北：書林，2016年），頁26。

<sup>17</sup> 林淑慧，〈銘刻處境：《老鷹，再見》、《東埔寨旅人》的旅遊敘事〉，《台灣文學學報》第43期（2023年12月），頁89-93。

旅遊敘事，以旅遊類少年小說為研究素材，藉由分析移動經驗的敘事情節，提供考掘旅遊敘事與成長主題的關聯。

為探究少年小說中旅遊敘事所蘊含的成長儀式，故探究每個階段中的情節或人物作為推動主角在這趟旅程中的自我覺醒或轉化的動力。首先為啟程，包括展開歷險前日常生活遇到事件、特定人物，象徵一種自我覺醒，即將面臨抉擇。必須離開原來生活踏上冒險旅程，需要協助以面對即將到來的危險。例如主角如何面臨歷險的召喚？如何跨越第一道門檻啟程？如何經歷「鯨魚之腹」的危機？坎伯將「英雄旅程」稱為「單一神話」闡釋世界的神話歸結成一個主要模式，與榮格提出原型集體潛意識的表徵，人類經驗積累文化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人格底層結構，英雄為原型形象。小說中的原型經驗及智慧老人等原型人物，多運用榮格分析心理學的核心概念<sup>18</sup>。英雄原型形象因訴諸讀者的集體潛意識而認同與共情，三部小說裡皆可見引導者原型，在旅程開始時提供有助於達成任務的資訊。

依據坎伯的說法，英雄人物即將深入險境時，會得到超自然助力（supernatural aid）的保護與引導，這些人物以老婦人、神仙教母、男巫、隱士、牧羊人、鐵匠，甚至嚮導、老師或擺渡人等角色出現，為英雄提供護身符或忠告<sup>19</sup>。《阿國在蘇花公路上騎單車》敘述當阿國於便利商店犯下偷竊罪時，老闆傅老師不斷要求阿國撰寫悔過書；之後傅老師為表達阿國救命的謝意而欲送他禮物，阿國選擇自行車作為謝禮。傅老師使阿國跨出原生活圈而踏上旅程，而得以有機會反思所鑄下的錯誤<sup>20</sup>。又如《一個人的單車旅行》主角為陸嘉聲，綁匪本欲綁架議員的女兒，陰錯陽差而誤綁同學陸嘉聲，因而遭綁架至彰化。在阿一的阿嬤的協助下，成功脫困，並騎乘阿一的阿嬤贈予的腳踏車，又穿上反光背心，而得以啟程旅遊<sup>21</sup>。《海洋少年》開頭提到海龜出走的必要性，月滿出生在中途島太平洋南方的無人

<sup>18</sup> 康韻梅，〈唐人小說中「智慧老人」之探析〉，《中外文學》23卷4期（1994年9月），頁136-171。

<sup>19</sup> Campbell, Joseph,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63-71.

<sup>20</sup> 張友漁，〈阿國在蘇花公路上騎單車〉（台北：小魯，2004年），頁10-44。為清耳目，以下引文直接於內文末標示書名簡稱《阿國》及頁碼。

<sup>21</sup> 廖大魚，〈一個人的單車旅行〉（台北：小兵，2018年），頁55-79。為清耳目，以下引文直接於內文末標示書名簡稱《一個人》及頁碼。

島上，由於「與生俱來的本能，在月滿的腦海裡引導他，催促他，趕快往沙丘的下方爬下去，直直爬過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躲藏的空曠沙灘，投入大海的懷抱，你才能活命！」<sup>22</sup>引導者則由不同族類的海洋生物所扮演，小說描繪月滿出海後初次遭遇龍捲風，受半身魚（翻車魚）提醒方才潛水逃離危難。月滿專心聆聽翻車魚大伯的指點，感受傳授海洋生活的寶貴經驗（《海洋》，頁 13-18）。在翻車魚的引導下，確立此趟旅程朝赤道南方海水清澈的珊瑚礁海域「南海樂園」的方向，並首次習得海洋之旅生存的守則。

《阿國在蘇花公路上騎單車》作者張友漁融進自身的單車騎乘經驗，鋪陳虛構小說中的楊治國和林正義在高低起伏的蘇花公路上騎單車。阿國在啟程摔倒受傷後曾猶豫往前騎或是折返？儘管思及往回走是下坡，再換火車後即回到家而內心交戰，然仍持續面對自行車旅遊的召喚。以身體的疲累覆蓋心靈的創傷，兩人在艱辛的騎乘裡，交換彼此藏在心靈底層不為人知的秘密，並且用汗水洗滌沉積在內心關於以往的塵垢。單車不僅使騎乘者親近自然景致，更拉近人與人、人與土地的距離，一路聆聽土地脈搏的跳動，以及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故事，聯結自然與人文的親密關係。單車旅遊是藉由騎乘者的勞力驅動，如同小說中阿國所述，單車上坡時對體能的考驗極大，騎乘者感受到巨大的痛苦。然而，每一次的上坡都代表下一次的下坡，當騎乘者到達坡頂後，迎接他的將是下坡的愉悅感（《阿國》，頁 151）。藉此引出單車作為人生隱喻的意象，生命旅程如同騎乘單車，有苦難有歡愉，每一次的苦難是磨練，同時也預示下一次喜悅終將來臨。

同樣以單車運動作為敘事主軸的少年小說，廖大魚《一個人的單車旅行》是另一部實例。這本書描述一場車禍意外使外號「乖乖」的主角陸嘉聲失去父親；又因一場錯誤的綁架事件，而展開一個人的單車旅行。如何建立正面自我形象？核心價值的途徑來源為自我蛻變與成長，心靈沉澱則是間接結果，這些結果是因騎乘時間較長的屬性而形成。由於長時間騎車使得少年小說中的主角有時間思考未來，調整目標與努力的方向，甚至改變對生命的思維，因而重新調整心態。加上單車旅台所培養的勇氣促使自己改變，因此產生新的人生觀，而促成內心的轉

<sup>22</sup> 黃郁文，《海洋少年：資深作家少年小說作品集》（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8 年），頁 8。為清耳目，以下引文直接於內文末標示書名簡稱《海洋》及頁碼。

變與成長。除了陸嘉聲的生命經驗之外，書中安排綁匪少年阿一，在與陸嘉聲相處的途中直視自己的心魔，並在與好友大為相遇之後，習得面向未來的必要。

《海洋少年》則將空間視角擴展到太平洋的海域，以海龜月滿第一人稱觀點描述旅遊的歷程。作者黃郁文自述，十二歲隨父親移居花蓮，日夜與太平洋相望、相守的經驗，使其始終對大海懷抱著神秘的幻想與敬畏（《海洋》，頁1）。藉由此書希望傳遞的訊息為：「在漂泊流浪中，自我充實，追求美麗的『理想』，勇敢地成長，活下去，生命的存在是多麼的可貴！」（《海洋》，頁2）海龜月滿從出生到出走，遠渡海洋旅遊、冒險，並結識翻車魚、海豚、鯨鯊、抹香鯨、老漁人以及旺來哥，逐步啟蒙，從中學習生存、孤獨等生命課題，流露坎伯「英雄旅程」的敘事結構。此少年小說不僅探問生命課題的敘事，並融入作者心心念念的海洋知識、環保、歷史等議題。閱讀小說時，隨著月滿的視角遊歷太平洋海域，並認識海洋生態的多樣性，以及人類不當行為對海洋帶來的災厄。海洋的行旅是海龜生命不可迴避的歷程，此小說呈現歷練成長的主題。

為推測三部小說主角歷險途中的移動軌跡，故運用 DocuGIS 繪製移動路徑示意圖。從《阿國在蘇花公路上騎單車》相關的主要地景，與阿國移動的情節，以 DocuGIS 繪製示意圖於圖1：



圖1 《阿國在蘇花公路上騎單車》主要路徑示意圖

資料來源：以 DocuGIS 繪製，筆者整理《阿國在蘇花公路上騎單車》所得。

如圖 1 所示，《阿國在蘇花公路上騎單車》的阿國騎乘路徑以蘇花公路為主，情節描寫著重於蘇澳途經新澳隧道，至南澳後再到武塔村。而後經過清水斷崖、崇德隧道，終於抵達花蓮。離開蘇花公路之後，再繼續往南騎乘，最後回到高雄的住家。期間於蘇花公路摔倒受傷，時而遭大卡車的威脅，曾後悔衝動出發騎自行車至此冒險，思及自己以往的遭遇而痛哭。又於和平村險遇偷車賊，於追趕劫匪的途中理解東部村落的生存困境，而重新檢視自己原本的生活環境。因與林正義於蘇花公路上遭遇意外事件，差點喪命之際而反思生活的處境。兩人亦於蘇花公路感受東部海岸與海洋的能量，單車之旅自然生態療癒受傷的少年心靈。

為推測廖大魚《一個人的單車旅行》相關的地景及主要路徑，故應用 DocuGIS 繪製示意圖於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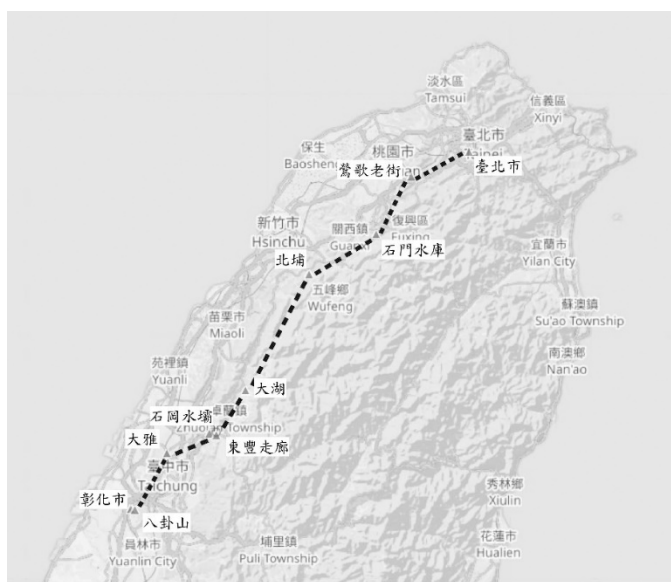


圖 2 《一個人的單車旅行》主要路徑示意圖

資料來源：以 DocuGIS 繪製，筆者整理《一個人的單車旅行》所得。

《一個人的單車旅行》裡的陸嘉昇被綁架至彰化，在阿一的阿嬤幫助下從彰化出發。從超商店長的傳真資訊得知：首先騎乘單車至八卦山，再赴台中大雅。在安琪的幫助下前往東豐綠色走廊，途中經過石岡水壩。透過傳真信，描繪陸嘉昇一路至大湖採草莓，再到龍潭及北埔。隨後轉至石門水庫，再到鶯歌吃阿婆壽

司，最終回到台北參加演講比賽。當他登上石門山登山步道沿途從吵雜的人群逐漸被低吟的蟲鳴取代，森林露出原始的面貌。當步道兩旁的樹林突然消失，視野一望無際，放眼欣見水庫碧藍的光影。此兩部小說以台灣為移動敘事的範疇，流露地方感。不僅藉由移動敘事連結台灣的人文地理景觀，亦加深小說人物的身分認同，以及自我生命處境的辯證。

《海洋少年》所述地景並非虛構海島，而是以真實世界的地理位置為依據，鋪排少年小說主角的海洋之旅。依照小說月滿與旺來哥之敘述，運用 DocuGIS 繪製示意圖於圖 3：



圖 3 《海洋少年》主要路徑示意圖

資料來源：以 DocuGIS 繪製，筆者整理《海洋少年》所得。

圖 3 所示，虛線為旺來哥遊歷路線，實線則為旺來哥與月滿至「南海樂園」旅程路徑圖。旺來哥以「旺來」為名，肇因於其出生於台灣，故以台灣盛產之鳳梨台語為名。自述出生於鵝鑾鼻海岸，游經巴士海峽，遂往菲律賓東南方海域前進，並往帛琉群島（Palau）南方的派利留島（Peleliu）前行，再南下至摩羅台島（Morotai），接著向東南方至新幾內亞（New Guinea）東岸，然後北上至瓜達爾坎納爾島（Guadalcanal），並在南下途中與月滿相遇。而月滿出生自太平洋中途

島（Midway）南方的無人島，途中漂泊十年。與旺來哥相遇之處在新幾內亞島東北方，新不列顛島（New Britain）北方約兩百公里的海上。而後至馬紹爾群島（Marshall Islands）環礁，接著轉向馬修羅環礁（Majuro），再轉至苦也絕寧環礁（Kwajalein），小說的最後月滿與旺來哥來到拉格朗普島（Rongelap）。在拉格朗普島旁的比基尼島（Bikini），即是小說裡漁翁口中受到人類武器破壞的島嶼。由於兩人經歷的差異，使得曾到瓜達爾納坎爾島的旺來哥，不僅是同行者，亦成為引導者，帶領月滿追尋其心目中的「南海樂園」。以南海指涉南太平洋的自然生態，象徵理想的海洋環境：

散布在南太平洋上的，千萬個小小的火山島、珊瑚礁組成的群島，都是風景秀麗，海水透明，空氣新鮮沒有污染，沒有人間的紛爭、戰亂，那些島嶼可說是「南海樂園」，海上的香格里拉！人間的天堂呢！（《海洋》，頁 29-40）

藉此空間型塑彷彿海上桃花源的樂園意象，亦是召喚月滿與旺來哥前往出發探險的動力。

無論是跨海域抑或跨山巒的少年小說主角，皆因為移動使自身經歷試煉與回歸，從此地到彼地的經驗使人物成長，進而建構自我認同。范銘如認為小說中的「線」有三種，有兩種以線為敘事的故事強調的是路途中可能遭遇的風險、危難與冒險，甚而以路途的經歷隱喻人生之路<sup>23</sup>。阿國、林正義，或是陸嘉昇、阿一，月滿、旺來哥等少年小說角色，皆於旅途中經歷困境，亦受到同伴、引導者的幫助從而突破瓶頸，最終得以回歸，成為更為完善的主體。此部少年小說以海龜因遠遊而返回出生地，彷彿通過成長的過渡儀式，呈現物種與海洋生態當代關注的

<sup>23</sup> 范銘如以台灣小說為本，歸納、論述小說中的空間敘事，並分為點、線、面三個方向論證。其提出小說中以線為敘事主軸的故事，可以分為三類，分別是行路難、人生路以及沿路風景。前二者皆藉由路途中所遭遇的苦難、困頓與踟躕等隱喻人生的境遇；而沿途風景則將敘事中的路線作為背景，無隱喻或明喻。本文以英雄旅程為理論框架詮釋少年小說，「旅程」作為以線為核心的敘事，呼應相關的空間理論。范銘如，〈小說中的線〉，《小說點線面》（新北：聯經，2024 年），頁 75-105、83-92。

議題。移動路線作為人物從啟程，至回歸過程中的敘事主軸，不僅勾勒敘事中的虛構場景，亦形象化現實世界的地理空間。本文以 DocuGIS 繪製小說人物的移動軌跡，使文字敘述化為實際的空間示意圖，提供關注空間敘事的實作參考形式。

### 三、試煉與啟蒙

敘事主角跨越旅程的門檻之後，將進到冒險之旅，在這段路程中歷險，坎伯認為，這些英雄將在此階段感受善的力量支持著他們突破重重險境<sup>24</sup>。小說作者安排哪些情節作為主角成長的試煉？此階段的主角面臨困境，或深入險境時，藉由引導者的帶領通過旅遊的種種考驗，遇到值得信任的智者傳授智慧，協助清晰理解這趟旅程的意義。《阿國在蘇花公路上騎單車》的傅老師，代表命運中善與保護的力量。林正義則是於房屋仲介公司違法而至法庭受詢前，見環島旅行的單車騎士跳進愛河救人，決定日後也騎自行車旅遊（《阿國》，頁 66-70）。《一個人的單車旅行》旅途中陸嘉昇遇見許多人，也因此看見生命與親情的珍貴，拒絕沉淪的勇氣，而產生正向的價值觀。她在因緣際會下開啟自行車旅程，遇見各行各業形形色色的人：資源回收的阿嬤、檳榔西施、超商店員、騎乘單車的警察等，這些她在日常生活中不太有機會交集的小人物，在她的旅途中及時伸出援手，使她能順利完成與爸爸的約定。

彼得·艾迪（Peter Adey）於《移動》（*Mobility*）一書中探討視覺以外的，移動性的觸覺和多重感官向度，如何構成紛繁多樣的移動經驗和過程，更涉及感受（feelings）和情緒（emotions）的移動性<sup>25</sup>。對旅人而言，除了視覺所見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旅途的見聞，以及人際關係的建立與交流，當中動態的感受和情緒不斷作用，催生出自身獨特的移動經驗。旅遊作為少年小說題材是以移動構成敘事的骨幹，許多敘事展開與人物行經軌跡或歷程重疊。作者仔細記錄任務的驅使、

<sup>24</sup> Campbell, Joseph,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89.

<sup>25</sup> Adey, Peter, *Mobility* (London: Routledge, 2017), p. 18.

完成所行經的路徑，離開家園及過程中遭逢的事件<sup>26</sup>。《阿國在蘇花公路上騎單車》、《一個人的單車旅行》涉及單車旅遊的相關議題，例如在過程中因騎乘所需的意志力，使騎乘者產生自我認同與對國家／地方的認同感<sup>27</sup>。Kaltenborn、Williams、Patterson、Roggenbuck、Waston 等人所提出地方認同的概念，對於地方的認同與歸屬的情感連結，並聯結心理依附的意義<sup>28</sup>。小說中的少年自行車旅台的活動，使少年更加認同自己成長的土地，與沿途風景的互動增強對於台灣的歸屬感。Bricker 與 Kerstetter 將地方認同視為對一特定地區所持有的一種態度、價值、思想、信念、意義、行為意向，以及對於特別的地方的歸屬感（belonging to a particular place）<sup>29</sup>。通過旅途中的種種考驗，準備邁入新的自我，與生活環境的這塊土地產生緊密的聯繫。這種運動須親自體驗一段長時間的耐力考驗，過程中藉由思索個人的今昔生命經驗，展望未來。藉由單車旅台的具體運動，有助於以如此的儀式激勵個人心理的轉換。

《阿國在蘇花公路上騎單車》小說共分為三部，第一部敘述阿國在傅老師的商店裡行竊，被發現而受罰撰寫悔過書，途中巧遇匪徒搶劫，並救出遭搶的傅老師。因緣際會之下，阿國放火燒了傅老師的商店；知道此事的傅老師反而要求阿國騎著單車去旅遊。第二部描繪青年林正義面對同事抽屜的錢財心生歹念，因而犯下竊盜罪。第三部描繪這兩位犯過錯的青少年在蘇花公路上相遇，結伴騎乘單車環東部海岸。在此少年小說的智慧老人傅老師原型人物，作為引導者提供阿國忠告以及啟發，型塑支撐阿國冒險的仁慈力量。阿國與林正義在蘇花公路上騎乘的過程中，體現騎乘單車撫平少年生命創傷經驗的作用。單車之旅中，兩位犯過錯的少年，身體與心靈的勞苦，藉由山海的景物自我療癒。小說描繪途經一個個隧道，從昏暗、巨響、黑洞等意象，到終於騎出隧道口而見圓形亮光。彷彿脫離

<sup>26</sup> 翁振盛、葉偉忠，〈導論〉，《敘事學・風格學》（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10年），頁63。

<sup>27</sup> 何昶鴛、尤智隆、黃淑琴、賴盈孝，〈自行車環臺之價值：價值基礎動機之階層分析〉，《大專體育學刊》17卷4期（2015年12月），頁388-391。

<sup>28</sup> Kaltenborn, B. P., "Nature of Place Attachment: A Study Among Recreation Homeowners in Southern Norway.", *Leisure Science*, vol.19, no.3(1997), pp. 175-189. Williams, D. R., M. E. Patterson, J. W. Roggenbuck and A. E. Watson, "Beyond the Commodity Metaphor: Examining Emotional and Symbolic Attachment to Place", *Leisure Sciences*, vol.14, no.1(1992), pp. 29-46.

<sup>29</sup> Bricker, K. S., and D. L. Kerstetter, "Level of Specialization and Place Attachment: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Whitewater Recreationists", *Leisure Sciences*, vol.22(2000), pp. 233-257.

一道道生命中黑暗關卡後，迎向光明希望的隱喻。兩人經過一道上坡路段，見到海洋後的驚歎：「我們好像就是為了這個來的。我的眼睛第一次裝下這麼大面積的海。你發現沒有？這海有一種魅力，就是可以把你的胸懷給撐大，哇！感覺好舒服。」（《阿國》，頁 89）海洋的遼闊無邊，激發因犯錯及遭遇人生困境而感到鬱悶的少年視覺上的體驗，這樣的體驗由外而深入少年的內心，進而撫慰其心靈。少年小說裡的試煉與啟蒙主題，藉由空間與旅遊敘事，呈現非日常的感知經驗而使人物得以成長。

小說中安排阿國與林正義在單車之旅上遇見各色人物，如原住民卡車司機於隧道裡讓阿國單車騎士的行徑（《阿國》，頁 78），或是和平村的偷車少年、騎乘單車的外國女子等。這些人物不僅是客串演出的平面人物，同時也引出不同面向的議題。如阿國追趕並奪回遭和平村少年偷走的單車後，向林正義問及和平村的狀況。林正義認為：「唉，這個和平村是資本主義社會運作下的一個悲劇！」（《阿國》，頁 114）由於政府開始管制水泥開採業務，和平村被規劃為水泥專業區，和平村居民獲得一大筆補償金。本來看似迎向美好日子的村民卻因為未規劃財務分配，整座村莊的民眾最終不僅失去土地還失去錢財，剩下無盡的粉塵（《阿國》，頁 114-115）。張友漁藉林正義之口，傳達對東部水泥業以及政府舉措無能的批判。

《千面英雄》提出「淨化自我」的說法，認為唯有經歷險境，方能使主角反思當前生命情境的寫照，並以此找尋自我解救的途徑<sup>30</sup>。當冒險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從熟悉的事物轉變為不一致的環境，唯有跨過這些門檻、逃離陷阱，才能進入一個全新的經驗領域。啟蒙的層面包括面對幾場考驗，可能是一連串的阻礙或失敗，在這個階段學習運用工具並與夥伴合作。須通過一連串的試煉，這是生命中最晦暗的時刻、存亡的關頭，需要緩下腳步，以便調整他們的想法／觀點，並消化自己的改變。少年如何面對喪親、生活的危機？《一個人的單車旅行》的主角陸嘉昇面對困境時，如何冷靜下來釐清現況，無論是危機或是情緒，須先清楚外在與內心的狀況後才能積極的處理，反芻這些過程，而更加成長茁壯。小說

<sup>30</sup> Campbell, Joseph,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92-93.

作者安排陸嘉昇遭綁架而至彰化，迫使人物面對與父親的約定，令其憶起喪親的事實。藉由便利商店中他者的眼光點出主角內心的狀況：「是什麼樣的家長會同意她這麼做？小女孩彷彿看透我的心聲，專注的望著我，對我說：我並不是一個人旅遊，我爸爸一直陪伴著我。」（《一個人》，頁 82）文末也寫到：「對她而言，這個旅程不只是偶然的意外，而是她必須實現的諾言，生命中尚未完成的約定。」（《一個人》，頁 85）在他人眼中這趟因綁架而促成的意外旅程，實際上是主角克服喪親、生活危機的必經之路。

心理學的研究指出，對於喪親者而言，與逝者保持連結關係，有助於適應喪親的失落感。逝者或許成為喪親者精神上虛擬的存在，亦能有機會令喪親者解決與逝者之間未解決的情感糾葛<sup>31</sup>。小說安排女主角因緣際會完成與父親的約定——自彰化騎乘單車北上，進而實現喪親者與逝者之間的連結。藉由這趟旅程，女主角得以面對父親已逝的創傷經驗，體現台灣少年小說在生命教育上的價值。小說情節設計便利商店的空間，對於單車騎士而言是相當重要的休息站，便利商店也成為女孩旅程中的守護天使。每個人單車旅台總會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理由，小說中的主角陸嘉昇是為了實現和爸爸的約定。此書也傳達職業不分貴賤，內心良善的倫理價值觀。此部少年小說雖於人物情緒轉折上較少深入內心意識的流動，然而巧妙運用台灣社會遍布各鄉鎮城市的便利商店，串聯各地的溫暖又以傳真方式傳遞愛心凝聚的可能性。如此創意的文學想像，不僅使得人物情緒更加飽滿，同時也呈現台灣民間互助能量的寫實性。

Kobi Cohen-Hattab 與 Jenny Kerber 討論觀光客對地方的觀看方式時，提及文宣等文學作品創造並強化觀光客的身分認同，及對當地的認同；虛構的文學則強化或挑戰這些觀光景點敘事的虛假。觀光具備的特殊性，使其時常被作為隱喻來使用<sup>32</sup>。旅遊本身不僅是敘事者的空間移動體驗，同時也受到曾閱讀的書

<sup>31</sup> 羅耀明，〈喪親者與逝者關係之轉化及哀傷調適之研究：以與逝者對話活動為例〉，《教育心理學報》53 卷 1 期（2021 年 9 月），頁 87-89。

<sup>32</sup> Kobi Cohen-Hattab 與 Jenny Kerber 的研究取以色列的耶路撒冷（Jerusalem）、英國的戈茲希爾模型村莊（The Model Village at Godshill）以及加拿大的蘇卡寧船舶博物館（The Sukanen Ship Museum）三個觀光景點的文獻為個案。Cohen-Hattab, Kobi and Jenny Kerber, "Literature,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Limits of Authenticity: A Composite Approa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vol.6 (2004), pp. 57-73.

籍、文宣所影響，流露對沿途景點預設的想像與觀點。《一個人的單車旅行》中可見陸嘉昇到超商翻看觀光景點書籍的情節，並以此規劃其北上的旅遊軌跡。小說中提到的台中石岡水壩、鶯歌阿婆壽司等，皆是陸嘉昇於觀光書上所獲取的資訊，這些觀光景點成為作者型構小說空間移動軌跡的基礎，其中便隱含觀光文宣與虛構旅遊敘事間互文的樣態。旅遊敘事作品所呈現對地方的想像，受侷限於特定的象徵物上，雖有益於台灣觀光產業的宣傳，卻可能失去呈現地方異質性之機會。

另一種英雄之旅是以動物於不同生長環境的學習旅程，「移動」為成長的關鍵。以月滿的旅程為例，月滿熟練在海裡快速游泳，翻身打滾或水中憋氣的要領，不斷學習海洋生活的知能。甚至潛泳到深海警覺大難臨頭，吸一口氣憋住，頭朝下，雙腳使力划水，一口氣潛泳到冰冷、黑暗又安靜的五十公尺深海。又以月滿於冒險歷程中的體悟：「自己天生沒有具備飛天的工具，羨慕人家的專長有什麼用！靠自己的本領求生存才重要。月滿覺悟了，不再羨慕人家有翅膀。」（《海洋》，頁 12）靠四肢在海流上划水漂浮，張嘴品嘗浮在海面上的小小浮游生物。月滿遇見許多海洋生物，如翻車魚、鯨鯊等，這些角色如「英雄旅程」裡的引導者，例如鯨鯊說道：「別難過小海龜，在任何困難的環境，我們都該以自己的力量，避難逃生以外，沒有更好的求生方法。你還年輕，對自己的未來要有信心，勇敢地活下去。」（《海洋》，頁 29）如此的引導者，給予月滿於現實世界生存的信心。

海洋文化的想像與認同，是海洋教育的重要一環。藉由賦予海洋空間情感，使人們對於海洋保有想像，進而建構特定的海洋文化。如此將使人們更關懷海洋，並愛護海洋<sup>33</sup>。關於生態的議題，為物種與物種的互動關係<sup>34</sup>。《海洋少年》作為少年小說，試圖引起讀者對環境保護及自然生態議題的關注，作者黃郁文安排月滿目睹「黑色魔鬼」浮油團塊的危機。從觸礁擱淺的輪船、破裂的船底漏出來的烏黑石油團塊，海鳥、海獸、魚貝不幸被黏糊的烏黑浮油黏住都動彈不得而窒息

<sup>33</sup> 郭大玄，〈海洋教育中的文化思考：一個人文地理學的觀點〉，《海洋文化學刊》第 9 期（2010 年 12 月），頁 61-63。

<sup>34</sup> 林淑慧，〈臺灣自然生態教育的反思——以兒童讀物的題材為例〉，《臺灣人文》第 3 號，（1998 年 6 月），頁 227-261。

死亡。月滿練就一套很有節奏，效能極佳的潛泳方法。關於環境議題的情境敘事，例如：成群的大小漁船，靠精密的魚群探測器，探知魚群洄游的位置，撒下滲網目很細的魚網，大魚小魚都捕撈。難怪過度捕撈的結果，海裡的魚越抓越小，漁獲量年減少，未來，抓不到魚的日子一定會到來。或是描述陸地上的百川河流，把骯髒的工廠廢水，還帶著浮油和垃圾，通通流進海洋裡，污染乾淨海洋的具體事實。旅途中幸運遇到其他海洋資深的動物，彷彿導師告知海上常看到保麗龍、寶特瓶、塑膠袋在漂流，並熱心指點：「你在吃浮游生物時要格外小心，別把透明的塑膠袋看成是漂浮的水母，吃進肚子裡；塑膠袋在你的腸胃裡不會消化，會阻塞腸胃，排泄不出來就會脹破肚子。」（《海洋》，頁 16）藉由海洋生物的警語，少年小說以詼諧的口吻將海洋環保的資訊傳遞給讀者，以同為「海洋生物」的視角，使讀者得以共感於面對大量廢棄物的海洋生物心境。透過月滿的眼睛，讀者感知到海洋的遼闊豐盈，以及人為因素對海洋的莫大衝擊。

月滿與旺來哥到達索羅門群島（The Solomon Islands），發現周遭的海底各式魚類、貝類豐富的珊瑚礁生態；同時也充斥沉沒多年早已腐鏽破敗的沉船，甚至有許多廢棄的大砲與坦克車擱置在各島嶼的沿海地區。這種對於所追求目標的幻滅，是月滿這趟旅程所受的其中一道考驗。提醒讀者生命並不僅有喜悅與幻想，現實往往並不如想像中的美好。在苦也絕寧環礁月滿與旺來哥遇見老漁翁，在老漁翁的說明下，方才揭曉何以索羅門群島有如此多的廢鐵。老漁翁提到：

你們在索羅門群島的海底看到的很多沉船，還有島上的大砲廢鐵，你們不知道它的來歷，我知道那些大型的武器廢鐵是慘烈的太平洋戰爭留下來的遺物。打到最後，美國空軍在日本廣島、長崎投下了原子彈，阿本仔終於投降，和平到了。可是，很不幸！太平洋從此並不太平，最可憐的是居住在南太平洋島嶼的無辜原住民。（《海洋》，頁 54）

戰爭不僅摧殘人類社會，同時也破壞海洋生態。老漁翁繼續講述自己的生命經驗，提到二次大戰之後，為了試驗新型原子彈的威力，美國政府迫使比基尼島的原住

民搬遷至朗格拉普島以及苦也絕寧環礁上。1954 年 3 月 1 日比基尼島上的試爆威力強大，爆炸所產生的熱風穿過海洋吹至苦也絕寧環礁。熱浪摧毀島上的許多建物，甚至燙傷當地的居民。隨著爆破粉塵的飄落，天上下起了黑色的雨水，還有一陣陣白色的死亡煙灰。許多住民與海洋生物都被這場爆炸後的產物毒死了，而這也就是鯨鯊提到的家族傳說。南太平洋小島發生的大爆炸，導致周遭的海洋成為海豚家族口耳相傳之下的險惡之地（《海洋》，頁 24-28）。原本被視為美好樂園的海洋在人類戰爭的陰霾下，變為如同地獄一般的景象，明確的意象提示人類讀者對於海洋造成的傷害。

《海洋少年》圍捕鯨鯊的情節中，詳細描述鯨鯊游得很慢，一旦被島民發現，極可能遭漁船圍捕而喪命。並藉此批判人類捕殺鯨鯊的行徑，將使鯨鯊滅絕。人類的過度捕撈亦會造成海洋的傷害，全球海洋在人為開發、過度捕撈與工業汙染、氣候變遷等影響下，海洋生態發生巨變，野生魚群迅速減少。取而代之的是養殖漁業的興起，足見人類對海洋生物造成的災難性後果<sup>35</sup>。《海洋少年》藉由鯨鯊說出南方的珊瑚海充斥人類漁民捕撈海洋生物的恐怖敘事，或是翻車魚娓娓道來漁業過度捕撈，以及人類造成的環境汙染、工業危害之惡相。旺來哥提到「海上莠民」用魚網強取豪奪岩礁上的珊瑚樹，並以土製炸彈甚至毒藥攻擊海洋生物，輕易捕撈魚類，罔顧生態平衡。月滿初次到達夢寐以求的樂園——馬修羅環礁後，沒料到見及馬修羅環礁被暴漲的潮水淹沒，島民早已逃離此地。月滿一心嚮往的「南海樂園」並沒有以絕美的景色歡迎她，只留下幻滅的景象。其後，月滿才知曉原來馬修羅環礁之所以被海水淹沒，是因為全球暖化所致。地球兩極的海冰與高山的積雪消融流入海裡，使地球海平面上升（《海洋》，頁 16、46-59）。藉由老漁翁的解說，小說以月滿的第一人稱視角帶領讀者理解二次大戰的危害，以及人類製造武器對環境的負面影響，提供青少年讀者對於生態環境的省思。這些關於災難的闡述，是作者安排月滿面對海洋的生存挑戰，及百般嚴酷的試煉。

<sup>35</sup> 呂欣怡，〈導論：環境變遷下的臺灣漁業與水產〉，《中國飲食文化》15 卷 2 期（2019 年 10 月），頁 1。

#### 四、回歸的蛻變意義

榮格提到人類社群形成集體潛意識的過程中，存在類似的原始型態。自性是內在完整的原型，不斷推展內在心理或外在生活的生命節奏，自性隨時召喚內在呼聲<sup>36</sup>。「英雄的旅程」最後經過長期的心理鍛鍊，放下對個人侷限、特質、希望與恐懼的一切執著，不再抗拒那領悟真理的再生所需的自我毀滅，終於成熟與萬有合一，而能自在的生活<sup>37</sup>。展現角色某個層面的死亡，重生為全新生命的故事，變動是恆常的。如此的旅程是生命縮影，一種揭示面對生命的過渡的變動，歷經失敗後再繼續往前進的模型。英雄的旅程起源自人心深處，是人類較深層的集體無意識；因為它是共通的，因此容易打動人心。英雄的旅程不只關於前往迷宮、森林或洞穴歷險這些向外的旅程，也可以是內省之旅，使故事主角深入探索個人的心靈，在過程中成長、蛻變，由絕望轉為希望、從脆弱變為堅強。這些心理轉變、情緒轉折的旅程，亦是英雄的旅程。各類英雄展現的多元文化與能力雖異，卻殊途同歸完成英雄之旅。在原型下，以自己的文化與創作意圖調整，而引起讀者共鳴。

少年小說角色最後獲得哪些外來的救援？如何跨越回歸的門檻，成為兩個世界的主人？這些角色正視牽絆他們的面向而發覺自身的改變，成長為一個能力更強的人，從傷痛中平復，此後獨力對抗。敘事情節中的英雄之所以出走不只是逃離出生的所在，英雄是那些能夠了解、接受挑戰，進而克服挑戰的人。他們離開安定的日常生活，啟程尋覓原來的世界所欠缺之物，並在過程中得到啟發，最後帶著更成熟的身心回到原來的世界，展開新的人生。為什麼英雄需要回到「原來的世界」呢？家鄉對於多數人而言，乃世界的中心，正因為這種認知，使得家鄉成為空間上、心靈上難以取代的特殊位置。家鄉乃整個空間體系中，用以確認、底定方向的中心<sup>38</sup>。英雄出走，經過冒險與啟蒙，最後拋棄過去的自我，回到家

<sup>36</sup> 莫瑞·史坦 (Murray Stein) 著，朱侃如譯，《榮格心靈地圖》(新北：立緒，1999 年)，頁 193-220。

<sup>37</sup> Campbell, Joseph,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20.

<sup>38</sup> 段義孚 (Yi-Fu Tuan) 著，潘成桂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台北：國立編譯館，1998 年)，頁 113。

鄉，以完成英雄旅程。回到家鄉的過程即是「回歸」，此間不僅蘊含出走——復返的旅遊敘事邏輯，亦強調英雄出走與返鄉之間的成長，以及確立家鄉作為出發點，錨定敘事的重要性。

坎伯延伸榮格的「個體化」歷程，英雄神話代表著每個人在自己一生中，隨著歲月增長，不斷追尋人生的真理和意義的歷程和故事<sup>39</sup>。英雄旅程並非一去不返的出走，而是經由離家、返鄉的過程，使人物經歷試煉、啟蒙，方能成長，最終回歸，完成英雄之旅。《阿國在蘇花公路上騎單車》作者張友漁提到寫作歷程為小說先誕生，後來才改編成電影；電影劇本先於小說之前問世，並且得到新聞局的最佳劇本獎。她於〈自序〉提到此書又加上法庭觀察的經歷。作者企圖藉由少年小說批判：「私自於人物貼上標籤，並且將這些以前標籤從以前延伸到今日，從不理會這個人是否已經今非昔比？」（《阿國》，頁 4-5）她在此書的〈後記〉語重心長提及面對成長空間仍相當彈性的少年，應該拋棄既定的舊有印象，用現在去對待，這也就是某些國家基於對少年的保護，會銷毀未成年犯下的前科紀錄（《阿國》，頁 157-166）。小說的人物結伴同行，一路上交換彼此的故事，卻也彼此厭惡瞧不起對方。直到遇到另一個正在重蹈他們「以前」的現行犯，這個現行犯使他們看見「以前」的自己。

阿國與林正義在旅途中關於「前科」的爭執，林正義認為：「但是關於前科這種東西，永遠也不可能變成過去的前一秒鐘。它會跟著你一輩子。況且每一個人都必須為自己前一秒鐘做過的錯事，付出代價。」（《阿國》，頁 139）對於過去所犯錯誤的耿耿於懷，是林正義英雄旅程裡的試煉。然而，當其遭遇山崩差點罹難後，反思到：「當砂石傾瀉下來時，我的腦子浮現了『覆蓋』這兩個字，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用更強烈更好的記憶去覆蓋不好的記憶。」（《阿國》，頁 141）如此的意象，不僅是真實經驗的體悟，更是正向的思考模式及自我療癒的隱喻。死亡的可能性迫使林正義直面自己的生命處境，使其得以跨過對於過往犯錯的糾結。而阿國同樣在這場旅程中找到繼續生活的方式，當阿國的好友阿基嘲笑他騎單車不如騎機車時，阿國告訴他為何騎乘單車的原因。緣於即使每次的上坡皆很辛苦，

<sup>39</sup> 劉心華，〈從精神分析角度探討俄羅斯民間故事《美麗的瓦希麗莎》與日本動畫《神隱少女》的象徵意義〉，《文化越界》2 卷 2 期（2016 年 12 月），頁 21-42。

然而，上坡的途中令騎乘者知道自己即將迎來令人欣喜的下坡路段。小說的最後，阿國告訴傅老師，自己將再次踏上征途，與單車隊的夥伴一同迎向下一場單車之旅。旅途中面臨的死亡威脅，以及台灣東部海岸的景致使阿國與林正義突破旅程所給予的試煉。當兩人從蘇花公路回到故鄉時，不僅是二人空間上的回歸，同時也是精神上的「英雄回歸」。

《一個人的單車旅行》作者廖大魚於自序提到面對日益複雜的世界，主張採取的行動是：「與其保護我們的孩子，不如提醒孩子——提醒孩子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擁有『教育自己』的超能力，相信自己可以『拒絕變壞』！」<sup>40</sup>心理學家約翰·威爾伍德（John Welwood）認為「自我形象」源於童年的創傷經驗，孩童在創傷經驗之下，為了防衛與肯定自我，會藉由想像與感受型塑某種自我存在的穩定形式，以此定位自己的身分<sup>41</sup>。《一個人的單車旅行》後半段安排一行人至石門水庫遊歷，在那裡阿一遇見自己的童年玩伴大為。如果沒有大為唆使其偷竊，或許後來的阿一不致於走偏成為綁匪。大為來到石門水庫是為了自殺，卻在聽到科技新貴男的故事後放棄這個決定。科技新貴男描述自己的好友因為工作操勞而病倒，好友最終沒能挺過病痛與世長辭。科技新貴男對這段回憶下了註腳：「我想念我的朋友。我知道什麼都有機會重來，唯獨生命無法。」（《一個人》，頁 181）對於生命旅程的詮釋，令大為決定重拾生活的希望，同時也使阿一正視自己的所作所為。小說後段，陸嘉昇、阿一等人半途遇到搶匪，情急之下阿一搶陸嘉昇視如己命的書包。當阿一搶書包時，作者以陸嘉昇的視角敘事，在她的眼裡，彷彿又得被迫見到如父親喪命時的畫面。然而，這次死亡沒有降臨，最終陸嘉昇一行人在警方的護送下回到台北市。當阿一與搶匪拚搏取回書包時，死亡並未發生，然而此刻阿一的「故我」已死，改過自新的少年成為故事的英雄。這一情節也成為陸嘉昇揮別父親死亡陰影的契機，死亡並未如期而至；反之，新的生活於焉展開。

單車旅遊可視為小說人物藉由隔離、過渡／轉換與回歸的過程，旅遊所帶來的成長與改變也伴隨而來。對主角而言，這項活動使自己得以再造（recreation），

<sup>40</sup> 廖大魚，〈我和乖乖的悄悄話〉，《一個人的單車旅行》（台北：小兵，2018 年），頁 12。

<sup>41</sup> 約翰·威爾伍德（John Welwood）著，鄧伯宸譯，《覺醒風：東方與西方的心靈交會》（台北：心靈工坊，2009 年），頁 48-49。

最終獲得全新的自我<sup>42</sup>。單車旅遊與自我蛻變與成長、成就感、建立正面的自我形象，以及自我實現相關。《一個人的單車旅行》的結尾陸嘉昇演講提到：「感謝一路上所有幫助我的人，讓我完成這場旅遊。就像其中一位幫助我的人所說的：『事情永遠會有轉機，不要輕言放棄！』」（《一個人》，頁 201）陸嘉昇最終完成與父親的約定——從彰化出發環島至台北，而阿一、大為亦找回自己生命的道路。因耗費體力靠自己踩踏單車，藉由參與活動鍛鍊體力、毅力和意志力，克服重重障礙，培養面對挫折的忍耐力。對自己能達成目標覺得不可思議，因此具勇氣與樂觀積極的態度，突破生活瓶頸，而有脫胎換骨的感覺，更具信心面對未來在生活中的各種挑戰，進而建立正面的自我形象。

段義孚以為「地方」並非一般有價值的物品，能夠隨意被攜帶、搬遷，是一個「價值的凝聚」，是人類居停的「所在」<sup>43</sup>。范銘如提到小說中家與地方的關係，認為家是原生的空間局外延展的社交範域。若家庭發生危機或崩解，成為文學影射整個地方存亡危急的縮影<sup>44</sup>。家則使小說人物確立地方感，《一個人的單車旅行》主角陸嘉昇與阿一須面對家的變故，陸嘉昇的父親離世，母親忙於工作而疏於照顧女兒；阿一由奶奶撫養長大，卻因經濟問題未能得到妥善照顧。單親或隔代教養的家庭使兩人走上冒險之路，阿一誤入歧途而犯罪的生活方式；陸嘉昇遭綁架後決定騎單車北上，完成與父親生前的約定。小說結尾鋪陳阿一又找回孫子身分的意義，而陸嘉昇終於回到學校及時參加演講比賽，並將自己的經歷向媽媽分享。小說由家變故引發少年的出走，又以少年歸家作結。藉由出走與回歸，體驗台灣西部景物及特產，流露地方感，並帶出人物突破生命困境，找尋希望的過程，此乃出走、歷險，乃至回歸所帶來的蛻變。

《阿國在蘇花公路上騎單車》、《一個人的單車旅行》與以單車為敘事的主要情節，牽涉到空間的移動，特別是在台灣土地上往返城與鄉之間。參考何昶駕等

<sup>42</sup> 林美如，〈臺灣環島活動的多重樣貌——身體、時間與空間場域移轉〉，《休閒保健》第 6 期（2011 年 11 月），頁 55-64。陳室如，〈踏板上的旅人：台灣單車遊記探析〉，《台灣學誌》第 13 期（2016 年 4 月），頁 49-70。

<sup>43</sup> 同註 38，頁 10。

<sup>44</sup> 范銘如，〈七〇年代鄉土小說的「土」生土長〉，《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台北：麥田，2008 年），頁 356-357。

人所述，單車環島有助於騎乘者建構對於台灣土地的認同感<sup>45</sup>。又參考范銘如所論家與地方之間共構的關係，探討少年小說得以將隱喻依託於其中。少年小說主角藉由己力來往於不同城鎮之間，城鎮與鄉村之間，是流動的主體。吳玫瑛以為兒童在小說中具有中介（inter-mediating）的功能，既是過往與現在的中介，也穿梭於「傳統／鄉野」（the provincial）與「現代／都會」（the modern）的邊界。這種流動不僅展現在時間、空間上，亦體現在主體認同（subject identity），突顯少年的複雜性與不確定性<sup>46</sup>。阿國與林正義於東海岸，攀爬過一座又一座山丘，並經歷生死關頭，在太平洋的海岸邊，思考未來該何去何從。陸嘉昇在旅途中不斷辨認自己在父親離世之後，存活於世的生存意義；阿一在旅途中反思自己童年「走歪路」的過往，決心改變自我。這兩部旅遊敘事呈現小說人物通過試煉而成長的過程，使少年在高雄與台北都會的家的離與返之間，遇及已知與旅途中未可知的人事，因而建構自身的認同，成為兩個世界的主人。

回歸的層面則憑藉超凡的信念，有時必須借助外力走出死亡的蔭谷，這不表示他們就可以輕鬆回到原來的世界。終於擺脫外在世界的混亂與紛擾，回到家鄉已不同於過往，因而難適應原來的世界。小說結尾安排騎單車的少年歸返後所撰寫的悔過書與演講分享，將在旅程中學到許多面向帶回家鄉，呈現這時已經更有能力，也更堅毅。《海洋少年》中的海龜壯遊之後，征服不尋常的海洋世界，因而優游於出生海域。冒險使人深切洞悉，生命變得更為豐富完整，生活也更自在從容。海龜月滿出生自某座不知名的海島，之後於海洋試圖找尋自己夢想中的樂園。過程中不斷叩問其他海洋生物，生存的目的是什麼？實際上即是對自己身分的叩問，對於生命存在意義的探求。小說的開頭，月滿聽到來自天上的聲音，告知其海龜的宿命便是孤獨一生（《海洋》，頁 10）。待其完成海洋之旅後，月滿向旺來哥說道：「海龜媽媽生蛋，自古以來就是母海龜在深夜，單獨爬上海邊的沙丘，挖沙坑生蛋掩埋後回到海裡。這是永遠不變的自然法則，誰也不能違背，我

<sup>45</sup> 何昶駕、尤智隆、黃淑琴、賴盈孝，〈自行車環臺之價值：價值基礎動機之階層分析〉，《大專體育學刊》17 卷 4 期（2015 年 12 月），頁 388-391。張家瑜，〈單車環島成年禮與復原力連結性之初探〉，《休閒與社會研究》第 5 期（2012 年 6 月），頁 85-91。

<sup>46</sup> 吳玫瑛，《主體、性別、地方論述與（後）現代童年想像：戰後台灣少年小說專論》（台南：成大出版社，2017 年），頁 158-159。

也是必須要遵守。」(《海洋》，頁 60) 月滿最終歷經萬難，卻決定與伴侶旺來哥告別，過上孤獨的生活。看似悲傷的結局，卻隱含少年小說主角確認自我生命價值的力量。確立自己的生存目的，了解到未來要走的路。黃郁文在小說中明確指出海龜月滿的性別，並賦予其自主抉擇的命運，並未被周遭環境或是他者的影響，而是走出自己的路，其中蘊含性別意識及身分認同的隱喻。

胡錦媛引羅伯森 (George Robertson) 的說法談論旅遊時提到：

返家無論如何是個辯證性的活動。我們返回的家從未是我們當初所離開的那個家，隨我們回家的行李終將永遠改變它——行李中所夾帶的記憶、影像、品味與物件將銘記其回返的所在，旅遊敘事「總已是空間與差異的敘事」<sup>47</sup>。

從阿國、林正義、陸嘉昇到月滿、旺來哥，少年小說以不同形式的旅遊、冒險牽引出主人翁的成長敘事，這樣的敘事結構與坎伯的「英雄之旅」理論相關聯。此敘事的結構進程及詮釋理路：踏上旅途的英雄傳說為尋覓與證成自我的過程，反映個別文化的集體意識及思考原型。《千面英雄》整合並分析世界各地的神話，得出英雄神話母題在跨文化神話背後的心理普遍原型，破解這些故事中象徵和比喻的共通奧祕。世界不同文明與文化之間竟存在著相似性，不論背景或面貌不同，人物皆歷經一段「啟程→啟蒙→回歸」的旅程，在過程中實現並超越自我。敘事的基本模式是一種「原型」，涉及「我是誰？」這些深植於神話中的概念，因是人生的根本核心議題，有助於了解人類遭遇的問題，不僅個人成長、心靈開發，也成為創作者吸引讀者的重要模式。藉由少年小說中的情節安排，以深化主題提升讀者的閱讀視野，由於對敘事中與自己年齡相近的主角產生「親和感」，對少年或許產生深遠的影響。身分認同是不斷進行動態辯證的生命歷程，因空間處境轉移而呈現流動的特質。在認知心理學中，「身分」一詞是指自我反思和自我覺

<sup>47</sup> 胡錦媛，《在此／在彼：旅行的辯證》(台北：書林，2018 年)，頁 17。

知的能力<sup>48</sup>。身分為一個人的自我建構的整體，在當下自我詮釋的方式，或表達如過去的自我詮釋，或如何渴望未來自我的模樣之間的連續性。

## 五、結語

少年小說的旅遊敘事於旅程中遭逢多重劫難，遇到志同道合的夥伴、智慧老人的引導，最終在劫難之後回歸，告別「故我」而完成英雄旅程。本文以喬瑟夫·坎伯「英雄的旅程」作為理論框架，詮釋《阿國在蘇花公路上騎單車》、《一個人的單車旅行》、《海洋少年》三部少年小說，小說中不同主角因各種緣由，踏上自己的旅程／冒險。三部小說敘事上雖符合英雄之旅的敘事結構，同時因題材以及作家的倫理關懷差異而各具特色。為探究台灣小說的成長主題與敘事結構，故分析情節以及主角在旅程移動中的歷險挑戰所象徵的啟蒙儀式，輔敘騎乘單車的少年小說的角色在空間移動中對地方主觀產生的情感依附。《阿國在蘇花公路上騎單車》除了描繪阿國與林正義如何藉由東部海岸自然景觀而重獲生命能量之外；同時也因作者自身的觀察經驗，著重突顯林正義至法庭受審的過程，以及少年阿國的犯錯經歷。小說安排阿國與林正義騎乘單車至東部旅遊，一方面為台灣東部海岸之美留下紀錄，以此引起人物與自然共鳴的媒介；一方面亦以東部海岸的地勢起伏，隱喻人生道路上的顛簸並非不可跨越的障礙。《一個人的單車旅行》的阿一同樣有前科者，出走後亦找回新生的意義。兩部小說作者張友漁及廖大魚皆試圖透過文本傳遞知錯能改，改過自新則大有可為的精神。

至於《一個人的單車旅行》的陸嘉昇經歷喪父之痛，經過一場旅程／冒險，逐漸揮別死別的陰霾。如同小說最後她向母親提到的，一切都有轉機。小說的開頭陸嘉昇的父親提出彰化單車之旅的約定，隨著父親的離世，這場約定化為不可能的任務。陰錯陽差之下，陸嘉昇完成自彰化返回台北的單車之旅，使其完成父親未達成的目標。以約定作為喪親者得以完成與逝者的情感連結，接受親人離世

---

<sup>48</sup> Leary, Mark R. and June Price Tangney, eds., *Handbook of Self and Identity* (New York, NY: The Guilford Press, 2003), p. 3.

的現實，小說因而具生命教育的意義。藉由坎伯的理論，得見少年小說主角如何經由各種磨練，歷劫歸來，型塑嶄新的生命樣貌。

《海洋少年》則以海龜月滿的視角出發，以擬人化的書寫方式及動物視角，相較於兩部圍繞單車開展的情節，此動物小說觸及反思自然生態與學習如何習慣孤獨。故事情節圍繞在海洋生存的困難之處，或是與人類戰爭、漁獵所導致的災難有關的主題。以海洋生物的視角出發，遇見不同種類的海洋生物，豐富讀者的海洋文化想像與認同，並以海洋所見的災難，引導讀者反思人類對海洋造成的厄難。將動物當成人類的鏡子，深入思索人與海龜的關係，有助於自然生態的教育。

《阿國在蘇花公路上騎單車》主角面臨危難情境，阿國與林正義遭遇土石流與竊盜事件。《一個人的單車旅行》主角陸嘉聲遭綁架，遇見遍尋不著生命意義的青年。《海洋少年》月滿在海洋中經歷亂流，並見證人類所帶來的環境汙染。這些苦難經驗提供英雄旅程中不可或缺的歷險情節。經歷險境後，阿國與林正義重新思考自己生命該何去何從的問題；陸嘉聲則更加確立完成與父親的約定之願望；月滿與旺來則逐漸釐清作為海龜的命運。小說家以敘事中的「試煉」帶來「啟蒙」，啟迪小說人物的自我成長、淨化，亦藉「親和感」引導少年讀者共感、面對、思索自身的生存處境。本文以三部少年小說為例，詮釋單車遊台、海龜遠遊的題材如何呼應神話學家的「英雄的旅程」。先從啟程論起：三位作者為何撰寫少年小說，又是如何擇選題材、開展敘事，進而點出少年小說主人翁出走的緣由。再以小說「英雄之旅」的引導者與種種試煉如何啟蒙主角。最後論及主角如何突破試煉的考驗，並回歸精神上的新生。從啟程的召喚與移動路線、試煉與啟蒙、回歸的蛻變意義等三層面，分析台灣少年小說旅遊敘事所蘊含的豐盈意義。少年小說兼具教育功能，涉及如何看待自我，期望藉由詮釋少年小說中的旅遊敘事，提供讀者理解自己與世界之間的關係。

## 參考書目

### 一、專書

阮元審定，《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卷十三》（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

吳玫瑛，《主體、性別、地方論述與（後）現代童年想像：戰後台灣少年小說專論》（台南：成大出版社，2017年）。

段義孚（Yi-Fu Tuan）著，潘成桂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台北：國立編譯館，1998年）。

范銘如，《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台北：麥田，2008年）。

范銘如，《小說點線面》（新北：聯經，2024年）。

約翰·厄里（John Urry）、約拿斯·拉森（Jonas Larsen）著，黃宛瑜譯，《觀光客的凝視 3.0》，（台北：書林，2016年）。

約翰·威爾伍德（John Welwood）著，鄧伯宸譯，《覺醒風：東方與西方的心靈交會》（台北：心靈工坊，2009年）。

胡錦媛，《在此／在彼：旅行的辯證》（台北：書林，2018年）。

翁振盛、葉偉忠，《敘事學·風格學》（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10年）。

張子樟，《閱讀與觀察：青少年文學的檢視》（台北：萬卷樓，2005年）。

張友漁，《阿國在蘇花公路上騎單車》（台北：小魯，2004年）。

許建崑，《自覺、探索與開拓：少年小說論集》（台北：萬卷樓，2016年）。

莫瑞·史坦（Murray Stein）著，朱侃如譯，《榮格心靈地圖》（新北：立緒，1999年）。

黃郁文，《海洋少年：資深作家少年小說作品集》（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8年）。

廖大魚，《一個人的單車旅行》（台北：小兵，2018年）。

張元濟主編，《四部叢刊初編》414冊（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年）。

Adey, Peter, *Mobility* (London: Routledge, 2017).

Campbell, Joseph,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Leary, Mark R. and June Price Tangney, eds., *Handbook of Self and Identity* (New York, NY: The Guilford Press, 2003).

## 二、期刊論文

呂欣怡，〈導論：環境變遷下的臺灣漁業與水產〉，《中國飲食文化》15 卷 2 期（2019 年 10 月），頁 1-6。

何昶鴛、尤智隆、黃淑琴、賴盈孝，〈自行車環臺之價值：價值基礎動機之階層分析〉，《大專體育學刊》17 卷 4 期（2015 年 12 月），頁 383-402。

林美如，〈臺灣環島活動的多重樣貌——身體、時間與空間場域移轉〉，《休閒保健》第 6 期（2011 年 11 月），頁 55-64。

林淑慧，〈臺灣自然生態教育的反思——以兒童讀物的題材為例〉，《臺灣人文》第 3 號，（1998 年 6 月），頁 227-261。

林淑慧，〈銘刻處境：《老鷹，再見》、《柬埔寨旅人》的旅遊敘事〉，《台灣文學學報》第 43 期（2023 年 12 月），頁 89-122。

郭大玄，〈海洋教育中的文化思考：一個人文地理學的觀點〉，《海洋文化學刊》第 9 期（2010 年 12 月），頁 51-67。

張子樟，〈論少年小說的欣賞作用——以「洪建全兒童文學創作獎」得獎作品為例〉，《兒童文學學刊》第 6 期（上）（2001 年 11 月），頁 6-21。

陳室如，〈踏板上的旅人：台灣單車遊記探析〉，《台灣學誌》第 13 期（2016 年 4 月），頁 49-70。

張家瑜，〈單車環島成年禮與復原力連結性之初探〉，《休閒與社會研究》第 5 期（2012 年 6 月），頁 85-91。

康韻梅，〈唐人小說中「智慧老人」之探析〉，《中外文學》23 卷 4 期（1994 年 9 月），頁 136-171。

- 黃宗慧，〈劉克襄《野狗之丘》的動保意義初探：以德希達之動物觀為參照起點〉，《中外文學》37卷1期（2008年3月），頁81-115。
- 黃宗潔，〈劉克襄動物小說中的自然觀〉，《東華漢學》第10期（2009年12月），頁285-324。
- 劉心華，〈從精神分析角度探討俄羅斯民間故事《美麗的瓦希麗莎》與日本動畫《神隱少女》的象徵意義〉，《文化越界》2卷2期（2016年12月），頁19-42。
- 賴玉釵，〈奇幻經典之跨媒介網絡建構及敘事策略初探：以《哈利波特》故事網絡為例〉，《新聞學研究》第137期（2018年10月），頁133-183。
- 羅詩雲，〈青春的創傷與修復——論陳蕙貞《漂浪的小羊》與文心《泥路》的戰爭記憶與成長敘事〉，《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36期（2023年4月），頁175-211。
- 羅耀明，〈喪親者與逝者關係之轉化及哀傷調適之研究：以與逝者對話活動為例〉，《教育心理學報》53卷1期（2021年9月），頁85-108。
- Black, Sharon, "The Magic of Harry Potter: Symbols and Heroes of Fantasy",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ducation*, vol. 34(2003), pp. 237-247.
- Bricker, K. S., and D. L. Kerstetter, "Level of Specialization and Place Attachment: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Whitewater Recreationists", *Leisure Sciences*, vol. 22(2000), pp. 233-257.
- Butchart, Liam, "'What Man Am I?' The Hero's Journey, the Beginning of Individuation, and *Taran Wanderer*", *Mythlore*, vol.38, no.1 (2019), pp.199-218.
- Cohen-Hattab, Kobi and Jenny Kerber, "Literature,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Limits of Authenticity: A Composite Approa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vol.6 (2004), pp. 57-73.
- Kaltenborn, B. P., "Nature of Place Attachment: A Study Among Recreation Homeowners in Southern Norway.", *Leisure Science*, vol.19, no.3 (1997), pp. 175-189.

Raj, Ankit and Nagendra Kumar, "The Hero at a Thousand Places: Kurt Vonnegut's *Slaughterhouse-Five* as Anti-Monomyth.", *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vol.62, no.2 (2021), pp. 239-252.

Trites, Roberta Seelinger, "Mentalités of Theory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1972-2022", *Children's Literature*, vol. 50 (2022), pp. 49-62.

Williams, D. R., M. E. Patterson, J. W. Roggenbuck and A. E. Watson, "Beyond the Commodity Metaphor: Examining Emotional and Symbolic Attachment to Place", *Leisure Sciences*, vol.14, no.1 (1992), pp. 29-46.